

<<白衣女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白衣女人>>

13位ISBN编号：9787532731688

10位ISBN编号：7532731685

出版时间：2004-1

出版时间：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者：科林斯

译者：叶冬心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白衣女人>>

内容概要

青年画家哈特赖特应聘去费尔利家当家庭教师，路上邂逅一个身穿白衣的女人，从谈话中得知她是从疯人院里逃出来的，出于同情，他帮她躲过了追踪她的人。

哈特赖特发现，自己的女学生劳娜很像那个白衣女人。

劳娜的父亲临终前将女儿许配给了帕西瓦尔爵士，但是，爵士看中的只是她的巨额财产。

他与意大利的秘密革命团体中的一个叛徒福克斯合谋，害死了知道真相的白衣女人，并把她的尸体当作劳娜下葬，又把劳娜当作白衣女人送回疯人院，劳娜于惊吓之下患上失忆症。

与劳娜真心相爱的哈特赖特挺身而出，开始了营救劳娜、揭穿帕西瓦尔阴谋诡计的行动……

<<白衣女人>>

作者简介

作者：（英国）科林斯（Collins Wilkie） 译者：叶冬心

<<白衣女人>>

书籍目录

初版序言再版序言第一个时期 住克莱门特学院宿舍的画师沃尔特·哈特赖特开始叙述事情经过 住法院胡同的文森特·吉尔摩律师继续叙述事情经过 玛丽安·哈尔科姆继续叙述事情经过(摘自本人的日记)第二个时期 玛丽安·哈尔科姆继续叙述事情经过 利默里奇庄园主人弗雷德里克·费尔利先生继续叙述事情经过 黑水园府邸女管家伊莱札·迈克尔森太太继续叙述事情经过 从几篇证明材料看故事的下文 1. 福斯科伯爵府内的厨娘赫斯特·平霍恩提供的证明材料 (摘自她的口头陈述) 2. 医师的证明 3. 简·古尔德的证明 4. 碑文 5. 沃尔特·哈特赖特的叙述第三个时期 沃尔特·哈特赖特继续叙述事情经过 凯瑟里克太太继续叙述事情经过 沃尔特·哈特赖特继续叙述事情经过 伊西多尔, 奥塔维奥, 巴尔达萨尔·福斯科继续叙述事情经过 沃尔特·哈特赖特结束这篇故事译后记

<<白衣女人>>

章节摘录

书摘 “哦，我真希望死了也埋在这里，和您安息在一起啊！”她嘴唇紧凑着墓碑嘟哝了几句，口气中透出对地下死者的热爱。

“您知道，为了您的原故，我是多么爱您的孩子啊！哦，费尔利太太呀！费尔利太太呀！教教我怎样去救她吧。

还像以前那样，像是我的亲人，像是我的母亲，教我一个最好的办法吧。

”我听见她在吻那石座：我看到她热情地在那上面拍打。

那声音，那情景，深深地感动了我。

我俯下身子，轻轻地握住那双可怜的软弱的手，我竭力安慰她。

但是怎么说也没用。

她挣脱了手，怎么也不肯把脸从石座上抬起。

眼见无论如何急需找个办法使她安静下来，我忽然想到：看来她最关心的是我对她的看法，她要我相信她的理智是健全的、她的行动是正常的，所以，现在只有从这方面设法打动她。

“好啦，好啦，”我温柔地说。

“还是安静下来吧，否则我就会对您有不同的看法了。

别让我有这种想法，以为那个人把您送进疯人院也许是有道理的——”以下的话已到唇边，但没说出出口。

我刚大着胆提到那个把她关进疯人院的人，她一下子就跪起来了。

这时在她身上出现的变化是十分反常和惊人的。

她那张脸，紧张中带有敏感、柔弱、迟疑的神气，一向显得那么动人，这时突然被强烈得类似疯狂的仇恨和恐惧笼罩住，并且每一部分都平添了凶悍倔强的神气。

她在朦胧暮色中瞪大了那双野兽般的眼睛。

她一把抓起那块落在身旁的布，好像那是一个她可以将其掐死的生物，双手使劲地抽搐般扭着它，它里面仅存的几滴水都滴在她膝下石座上。

“还是谈别的事吧，”她含糊不清地低声说，“您如果再谈那些事，我可要放肆了。

”不到一分钟以前她脑子里还存有的那种比较温和的想法，这会儿好像已经一扫而空。

显然，不像我原先所想象的，费尔利太太并不是唯一留在记忆中的深刻印象。

除了欣喜地记住了自己在利默里奇村上学的日子，同时她还仇恨地记住了自己被关在疯人院里所受到的伤害。

是谁那样迫害她的呢？难道真会是她母亲不成？我很想探听到底，绝不愿意半途而废，然而，我仍强迫自己不再向下追问。

看到她当时那种情景，出于人道主义，我必须仪地安定下来，否则就未免太残酷了。

“我不再谈那些会叫您感到痛苦的事了，”我安慰她。

“您有什么企图，”她回答，尖锐的口气中透出猜疑。

“别这样盯着我。

对我直说，告诉我您打算怎样。

”“我只不过是要您安静下来，等到更镇定一些，您再考虑考虑我的话吧。

”“考虑他的话？”她停下了，把那块布在手里一前一后地搓着，小声儿自言自语：“他说什么来了？”接着，她又向我转过身，不耐烦地摇摇头。

“您为什么不提醒我呀？”她突然气忿忿地问。

“好的，好的，”我说，“我来提醒您，您经我一提就会想起来。

我刚才叫您明儿去会见费尔利小姐，原原本本地把有关那封信的事告诉她。

”“啊！费尔利小姐——费尔利——费尔利——”那心爱的熟悉的姓我刚说出口，好像已使她安静下来。

她的脸显得温和了，又像原先那样了。

“您不用害怕费尔利小姐，”我接下去说，“也不用害怕那封们会给您招来麻烦。

<<白衣女人>>

她对那封信里说的已经知道得很多，您尽管把全部详情一起告诉她。

根本不需要再去隐瞒，因为现在已经没什么可以隐瞒的了。

您信里虽然没提名道姓，但是费尔利小姐知道您说的那个人就是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我刚说出那个名字，她就一下子站起来，发出一声惨号，惨号声在坟地上空回荡，吓得我一颗心急跳起来。

刚从她脸上消失的那副阴森难看的神情，又一次倍加显著地笼罩着她的脸。

一听到那名字就发出尖叫，紧接着又是那副仇恨和恐怖的表情，这已说明了一切。

现在再没有丝毫可疑的了。

将她关进疯人院，这件事与她母亲无关。

关她的是另一个人——那人就是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

她叹了一口气，又像刚才那样把头靠在我怀里。

我想到这件事不知道会带来什么后果，疑虑就沉重地压在我心头，但是，我仍旧拿不定主意，只好说我愿意照着她的意思做。

她谢了我，然后我们逐渐谈到另一些事。

我们一同晚餐，找从未见过她对珀西瓦尔爵士那么自在随便。

那天晚上，她弹了琴，选了几支徒事炫耀技巧、单调并不好听的新鲜曲子。

自从可怜的哈特赖特走了以后，她再没弹过他爱听的那几支莫扎特的优美的古老曲调。

琴谱也不再放在乐谱架上了。

她自己拿走了那琴谱，谁也不会把它找出来清她弹了。

我没有机会知道，她是否已经改变了今天早晨打定的主意，一直等到她向珀西瓦尔爵士道晚安的时候，我才从她的话中知道那主意并未改变。

她很镇静地说，明天早餐后她要和他谈话，他可以在她的起居室里会见我们两人。

他一听这话就变厂颜色，轮到我和他握手时，我觉出他的手在微微哆嗦。

他明明知道，明天早晨的会谈将决定他未来的命运。

像往常那样，我穿过我们两间卧室之间的房门，在劳娜入睡向她道了晚安。

我向她俯下身子吻她的时候，看见哈特赖特的那个小画册一半藏在她枕头底下，就在她小时候习惯藏她心爱的玩具的那个地方。

我再也想不出什么话来对她说，只指了指那画册，摇了摇头。

她伸出双手，捧住我的脸向下和她凑近，最后我们的嘴接触了。

“今儿晚上就让它留在那儿吧，”她悄声说，“也许明天是一个很伤心的日子，我要和它永别了。”

九日——今天早晨遇到的第一件事就使我不高兴，可怜的沃尔特·哈特赖特的信到了。

这是他给我的复信，因为我上一封信中谈到珀西瓦尔爵士如何洗清了由于安妮·凯瑟里克的匿名信而背上的嫌疑。

有关珀西瓦尔爵士的解释，他只写了寥寥数语，口气很沉痛，说他没资格发表意见，去谈论那些地位比他高的人。

这话已经说得令人伤心了，但信中偶尔提到他自己的那些话更使我难受。

他说虽然也在努力恢复从前的习惯和工作，但不是一天天感到更容易，而是一天天感到更困难了，他恳求我为他找一份工作，他离开英国，改变一下环境，接触一些新人。

我由于看到他信中最后一段话几乎大为震惊，所以急于答应他的请求。

他先说没再遇见安妮·凯瑟里克，也没听到她的消息，接着就忽然把话岔开，用非常突兀的、神秘的口气暗示，自从回到伦敦，他就经常受到几个陌生人的监视和跟踪。

他承认，暂时还不能够指明任何人来证实这件异常可疑的事，然而他又说，这一疑念正在日日夜夜地困扰着他。

他的这些话吓倒了我，因为，看来对劳娜的痴情已经逐渐使他在精神上经受不起了。

我准备立即去信伦敦给我母亲的几位有势力的朋友，请他们帮助他。

在他生活中的这一危险关头，调换一下环境和工作也许真的可以挽救他吧。

我感到很宽慰，因为珀西瓦尔爵士派人来回话，说他不能和我们共进早餐。

<<白衣女人>>

他已经在自己屋子里喝了咖啡，这会儿仍在忙着写信。

如果方便的话，他希望十一点钟可以奉陪费尔利小姐和哈尔科姆小姐。

在听他传话来的片刻中，我紧盯着劳娜那张脸。

我早晨到她屋子里的时候，就看到她镇定得那么奇怪，整个早餐时间她都是那样。

甚至我和她一起坐在她屋子里沙发上等候珀西瓦尔爵士的时候，她仍能克制住自己。

“你别为我担心，玛丽安，”她满有把握地说，“和吉尔摩先生那样的老朋友在一起，或者，和你这样亲爱的姐姐在一起，我会很激动，但是，和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在一起，我反而不会那样了。

”我听她这样讲时向她看了看，暗暗感到惊奇。

多年以来，我们一向是亲密无间的，然而，她这种性格中潜伏的力量，在爱情不曾触动它之前，在痛苦不曾激发它之前，它始终不曾被我觉察出，甚至不曾被她本人觉察出。

“得啦！得啦！

”我说，“别去提它啦。

跟你作出可怕的牺牲相比，我受到这点儿屈辱又算得了什么！”“你听到他对我说什么吗？”她十分愤慨地抢着接下去说。

“你虽然听到那些话，但是你不会懂他的意思，你不会知道我为什么要丢下笔，背过身去不理他。

”她突然激动地站起身，在屋子里来回地走。

“我有许多事都瞒着你，玛丽安，因为怕使你难过，在我们新生活刚开始的时候就感到不高兴。

你还不知道他是怎样对待我的。

可是，现在必须让你知道了，因为你今天已经看到他怎样对待我了。

你听到他嘲笑我不应当有顾虑，你听到他说我豁出了一切嫁给他。

”她又坐下了，脸色绯红，手不停地在膝上扭着。

“可是，这会儿我不能告诉你那件事，”她说，“如果这会儿对你说了，我会大哭一场，还是等到以后我比较冷静的时候吧，玛丽安。

我这可怜的脑袋在痛，亲爱的，一直在痛。

你的嗅盐瓶呢？还是和你谈谈你的事情吧。

为了你，我真想给他签了字。

我明天给他签了字好吗？我宁愿牺牲了自己，也不愿委屈了你。

你已经帮着我反对他，如果我再拒绝签字，他就会把一切过错都推在你身上。

咱们怎么办呢？唉，多么需要一个能帮助咱们、为咱们出主意的朋友啊！多么需要一个咱们可以信任的朋友啊！”她沉痛地叹了口气。

我从她脸上看出她正在想念哈特赖特——现在我能看得更清楚，因为，听了她最后的一句话，我也想起了他。

她婚后刚六个月，我们已经需要哈特赖特像临别时所说的那样竭力帮助我们。

我以前万万没想到我们会需要他的帮助啊！”“咱们必须自己想办法，”我说。

“还是让咱们冷静地商量一下吧，劳娜，让咱们尽可能想一个最稳妥的主意吧。

”把她听到有关她丈夫负债的事和我听到他跟律师的谈话归在一起，我们必然地得出了这一结论，即书房里的文件是为了举债而订立的一份借据，而要达到珀西瓦尔爵士的目的，借据绝对需要由劳娜签字。

……

<<白衣女人>>

媒体关注与评论

初版序言写这部小说时，我作了一次试验，据我所知，这种写法以前的小说家从未尝试过。书中的故事，从头到尾，都由书中的人物自己叙述。

在一连串事件的发展过程中，这些人物被安排在不同的地位，轮流出面叙述故事，直至结束。

如果用这方法写小说只是为了追求形式上的新颖，那我也就不会在这里烦渎诸位的视听了。

事实上，除了形式之外，书的内容也由于采取了这一写法而变得更加完善。

这样写法，我就必须使故事不断地向前发展；同时我那些人物，由于应为推动故事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因而也就有更多的机会来表现他们自己。

序言写到这里，我对自己的小说在期刊上发表后受到英美读者热烈欢迎一事当然不能恣然置之。

首先，我希望，他们的欢迎证明我可以承担文学创作的重任，因此，就在查尔斯·狄更斯先生以其最完美的艺术创作为《一年四季》充实篇幅时，我立即在该刊上发表了拙作。

第二，在拜领迄今荣获的好评之余，我应借此机会向许多来信的读者致意(这些读者我都不认识)，感谢他们热诚地鼓励我陆续发表的作品。

现在，在长期以来我一直与之打交道的那些虚构的男男女女即将和我分别之际，我不禁十分欣慰地回忆起：“玛丽安”和“劳娜”在许多地方结交了一些十分热心的朋友，每逢故事发展到某一个关键时刻，这些朋友就会迫不及待地警告我，要我慎重处理她们两人；费尔利先生也遇到了一些同情者，这些人责备我不曾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他那“衰弱的神经”；珀西瓦尔爵士的“秘密”已相当令人恼火，终于成为一些人打赌的对象(我在这里宣布，后来这些人已“取消了”所打的赌)；福斯科伯爵在某些问题上向学者们提出了不少玄妙的设想(对这些设想，我直到现在仍然不大理解)，并且使许多人发生疑问，想知道他这个人物究竟脱胎于哪个活模特儿。

回答最后这一问题时，我只能老实承认：有许多人，其中有尚在人世的，也有已经作古的，都曾经为他“做模特儿”；同时我要指出，我为伯爵搜集素材时，正像为其他人物搜集素材一样，如果不超出单纯一个人所表现的狭窄的人性范围，那他就不会像我所设想的那样写得很逼真了。

向另一部分读者介绍我这单行本时，我只需声明：这部作品已经过仔细修订，对于篇章的划分和诸如此类的其他细节，我都作了某些更改，其目的只是为了使故事在通篇叙述中读来更加流畅和紧凑。如果现在等候着此书出版的读者，也会像当初在周刊上连载时逐期阅读的读者一样赐予好评，那么“白衣女人”就可以称为我所熟悉的虚构人物中最可贵的女人了。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还要向批评家们提出一两个十分天真无邪的问题。

如果有谁要为这部书写篇书评，我倒想冒昧地请问一下：如果不先转述作者的这篇故事，他是否可能赞扬或指摘作者呢？这篇故事是我写的，虽然按照期刊发表文章的惯例，我不得不作了一些压缩，但叙述全篇故事时，我仍旧写了一千多页密排的印张。

在这些篇幅中，有不少一部分被几百处小“接头儿”所占，这些“接头儿”本身毫无价值，然而，为了使整篇故事在叙述中读来流畅、显得逼真可信，它们却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批评家们引述这篇故事时，也保留着这些“接头儿”，那么，他们能在有限的篇幅或专栏内转述这篇故事吗？如果他们引述这篇故事时略去了它们，那么，他们能说是在尽作家们相互应的责任，对得起从事另一门艺术的同行吗？最后，不管用什么方式引述这篇故事，他们能使读者得到乐趣吗？因为，他们首先就破坏了一切故事的吸引力所具备的两个要素：即好奇所带来的兴趣与惊讶激起的兴奋。

一八六〇年八月三日于伦敦哈利街

<<白衣女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